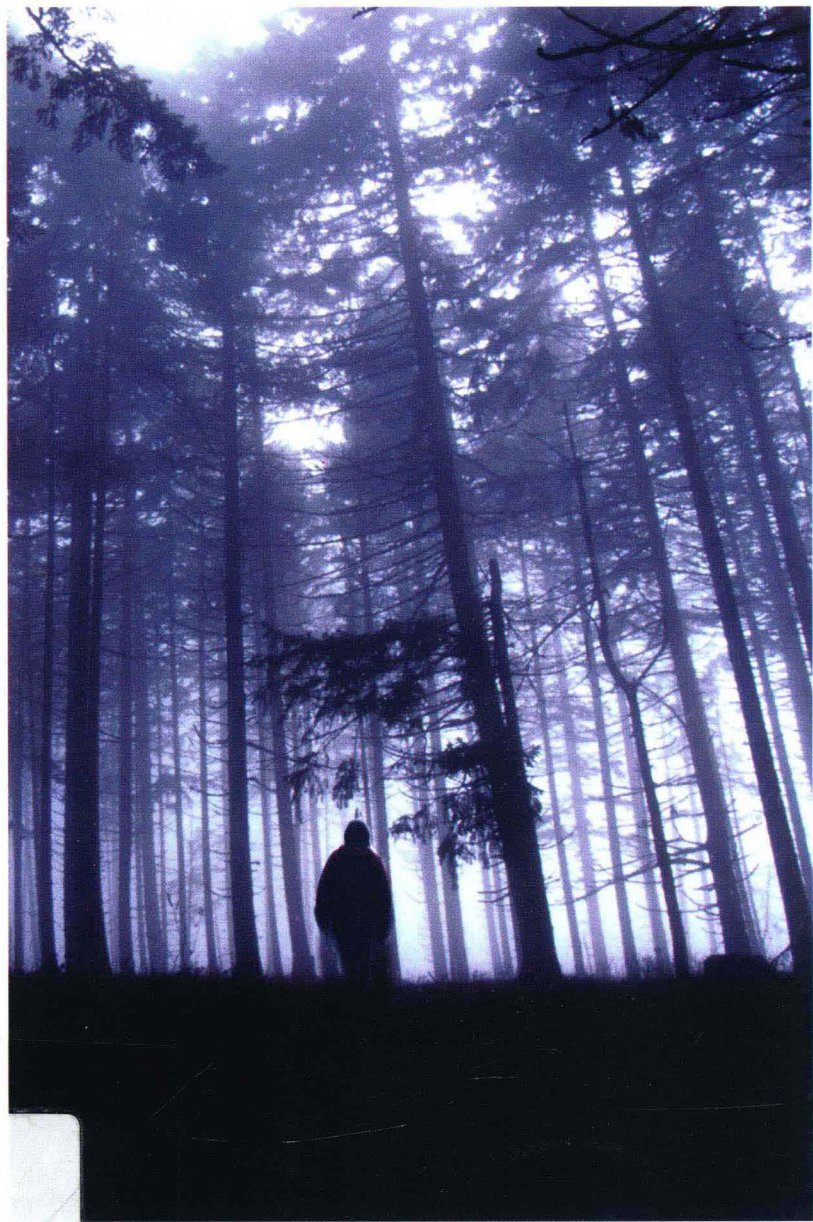


金田一探案集 02

[日] 横沟正史 著
孙雅甜 译

やつはかむら

八墓村



· 出版公司

金田一探案集 02

八墓村

〔日〕横沟正史 著

孙雅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墓村/[日]横沟正史著;孙雅甜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9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060-2

I.①八… II.①横…②孙… III.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886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09

YATSU HAKAMURA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1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八墓村

[日]横沟正史 著
孙雅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60-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序 章

八墓村是鸟取县和冈山县交界处深山里的一个贫寒的小山村。

因为是在深山里，耕地自然很少，至多不过有一些十坪或二十坪的水田零星分布在山中。再加上气候不好，收成不佳，不管怎样呼吁粮食增产，其出产的主食仅够勉强养活全村人口。

尽管如此，整个村子的生活却还算富裕，这是因为村民还有其他生计——烧炭和养牛。养牛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烧炭从很久以前就是这个村子最主要的谋生之道了。

环绕着八墓村的山脉一直绵延至鸟取县，这些大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橡树、栎树和柞树，所以从来不缺烧炭用的木材。从古时候起，这个地方的栎木炭在整个关西地区就很有名。

至于养牛，虽然近两年才兴起，如今却已经成为村子里重要的生财之道，比烧炭还要赚钱。这个地方的牛统称千屋牛，无论是做耕牛还是做肉食牛都很适合。当附近的新见举行牛市的时候，全国的牛贩子都会慕名前来。

因此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几乎都会养上五六头牛，不过这些牛并不属于饲养人所有，而是村民从村里的大户那里领来牛犊，养大后卖掉，再以一定比例同出资者分成。换言之，普通农村里那种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在这里也存在，即便是深里的一个小村子，也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八墓村共有两家大户，一家姓田治见，一家姓野村。田治见家在村东头，

被称作东屋。为示区分，村民们便把野村家称作西屋。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还是这个村子的名字——八墓村。

对于那些在这里出生、死亡，听着这个名字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但那些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异乡人，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名字仿佛意味着某种所谓的可怕宿命。

的确如此。而且这个宿命发端于遥远的过去，足可追溯到距今三百八十多年的永禄^①年间。

永禄九年七月六日，云州富田城主尼子义久向毛利元就投降，将月山城拱手让出。尼子义久麾下的一名贵族无法接受投降，这位年轻的武士率领七名近侍逃离了城池。据传，当时这八个人用三匹马驮载了三千两黄金，为的是日后能东山再起。他们翻山越岭，渡过湍急的河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这个小山村。

村民们十分爽快地收留了这八位落魄的武士。武士们也被这深山中质朴的人情所打动，心中踏实下来，便决定暂住在这里。他们化装成当地村民，开始从事烧炭的营生。

所幸这里是深山，作为藏身之处再合适不过。况且，若真是到了危急时刻，还有钟乳洞可作为绝佳的藏身之地。这一带的地层由石灰岩构成，若是下到山涧里，随处都能见到钟乳洞。据说其中还有深不见底的洞穴，就像八幡的灌木丛一样，从来没有人到达过幽深的洞穴底部。一旦追捕者追到这里，这些洞穴还可以作为最后的藏身之地。或许八位逃亡武士选定这个村子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也是考虑到了这里的地形。

就这样过了半年有余，虽说是逃亡之人，日子倒也过得平安无事，也没有和村民起什么争执。

可是渐渐地，毛利一方的侦查越来越严格，终于有一天探子找到了这座深山里的小村庄。逃亡的大将毕竟是尼子一族中赫赫有名的年轻俊杰，若是让这种人活着，毛利家族必定后患无穷。

藏匿逃亡武士的村民们渐渐担心起自己的安危，毛利一方给出的悬

^①日本正亲町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558年到1570年。

赏金也令他们相当垂涎。比起悬赏金，他们更痴迷于那传说中用马运来的三千两黄金。只要把逃亡武士全部杀死，应该就没有人知道这三千两黄金的事了。就算毛利方面知道这件事，盘问黄金的下落，只要一口咬定“不知道、不清楚，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料想也能蒙混过关。

于是，村民们频繁聚在一起讨论，最终商定在某一天偷袭逃亡武士。那天，当所有的逃亡武士正聚在山里的烧炭小屋中烧炭之时，村民们包围了屋子，从三个方向点燃枯草放火，先断了他们的退路。接着，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挥舞着厚刃刀和竹枪，杀进了烧炭小屋。时逢乱世，即便是山野村民，也知晓战斗策略。

武士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当时他们早已对村民深信不疑，所以这次袭击可谓晴天霹雳。遇袭的地方是山中的烧炭小屋，他们并没有准备刀枪，只好抄起身边的柴刀和斧头投入战斗。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了无胜算。不久，一个武士倒下了，第二个也倒下了……最后，八名武士尽数死在了这帮村民的手上，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村民们砍下了八名武士的头颅，放火烧了烧炭小屋，一路高唱着凯歌返回了村子。传说八颗头颅上都是一副悔恨至极的恐怖神色，让人一见之下顿起寒战。尤其是那位年轻首领悔恨的面容格外恐怖。据说他的头被村民粗暴地切下，沾满了鲜血，直到完全断气之前，一直大喊着：“我要诅咒这个村子七生七世！”如此怨愤，确在情理之中。

村民们凭着这八颗人头，顺利得到了毛利家族的赏金。可是，那最重要的三千两黄金却无论如何也寻不到下落。他们拼命寻找，扒开草根，凿穿岩石，甚至挖掘山谷，最终却无功而返。不仅如此，在寻找黄金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不祥的怪事。

有人在钟乳洞洞底寻宝时突然遇上了塌方，死得十分凄惨。有人在挖掘岩石一角时，悬崖突然塌陷，脚底打滑跌入谷底受了重伤，最后成了跛子。还有一个人，在挖树根时被突然倒下来的树压死了。

这样的怪事接二连三，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将村民彻底抛入了恐惧的深渊。

事情发生在八名逃亡武士被残忍杀害半年之后。这一年不知为何本

地的雷暴天气特别多，经常有雷击事件发生。人们觉得这或许是八名武士的怨恨所致，整日惴惴不安，惶惶度日。一天，村长田治见庄左卫门宅邸里的大杉树被雷劈了，彻底裂成了两半，直至根部。

这位田治见庄左卫门不是别人，正是偷袭武士事件的牵头人。自从那件事以后，他整日郁郁寡欢，经常会有一些发狂的举动，家仆也只能跟着他日日提心吊胆。谁曾想偏偏在这个时候杉树遭了雷击，庄左卫门顿时发了狂，嗖的一下拔刀出鞘，猛地砍倒了两三名家仆，飞奔出门，将迎面走来的村民尽数横刀砍倒，最后跑进山里自刎而死。

不论细节是否有出入，这起事件都导致了十几个受害者。庄左卫门一刀致死的共有七人，再加上他自己，有八个人同时死亡。想必这也是那八位被残忍杀害的武士的怨恨所致！人们因此惧怕不已。

为了安抚八人的灵魂，村民们挖出了曾被视同猫狗一般胡乱掩埋的八具尸骨，重新郑重埋葬，并且立起了八块墓碑，将八人当作神明来供奉。这便是村后山丘上的八墓明神的来历，村子也因此得名。

以上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八墓村的故事。

常言道，历史会再度上演。最近几年，在这个深山中的小村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那正是我即将在这里叙述的诡异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那是大正^①×年，距今已二十多年了。被称作东屋的田治见家当时的主人叫作要藏，时年三十六岁。田治见家自庄左卫门之后，代代都遗传疯病，要藏也不例外。从年轻时起，他便常有粗暴残虐的举动。二十岁那年，他和一个叫纪纱的女人结了婚，育有久弥和春代两个孩子。

要藏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被两位姑母抚养长大的。该事件发生时，田治见家的家族成员有要藏夫妇、十五岁的儿子久弥、八岁的女儿春代，还有两位姑母。

这两位姑母是孪生姐妹，两人终生未嫁。在要藏的双亲去世以后，她们成了田治见家所有事务的实际指挥者。要藏原本还有一个弟弟，但他

①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12年到1926年。

被过继到母亲娘家继承家业，早早便离开了家，连姓氏也改成了里村。

在事件发生前的两三年，早已有妻有子的要藏突然开始了一段热烈的恋情，爱上了村里一名牛贩子的女儿。当时这姑娘从高等小学校^①毕业，正在邮电局做职员，芳龄十九，名曰鹤子。

前文已述，要藏是个粗暴残虐的男子，所以他的爱情也像烈火般灼烈而凶猛。一天，他堵在鹤子下班的路上，强行把她掳到自家的仓库，粗暴地侵犯了她。不仅如此，他还把鹤子囚禁在仓库里，把她当成自己变态情欲的牺牲品，发了疯似的对她百般折磨。

鹤子哭叫着求救。两位姑母和妻子纪纱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苦苦劝告要藏，可是要藏十分固执，就是听不进去。鹤子的父母也惊惧不已，连忙跑到要藏面前，哭着央求他把女儿还给他们，可是要藏一句话就冷冷拒绝了。若是周围的人出言相劝，要藏就会两眼放出凶光，那副样子仿佛不知会做出怎样残暴的举动。

人们唯恐要藏发病，思来想去，只有说服鹤子做他的小妾这一条路了。最初鹤子宁死不从，可是即便她摇头，也改变不了什么。仓库的钥匙在要藏手里，他想来就来，动用暴力遂了心愿便扬长而去。

渐渐地，鹤子也开始动脑筋了。事已至此，不如乖乖答应下来，做要藏的小妾，如此就能从这个仓库脱身了。只要能出去，总会有逃脱的办法。鹤子下定了决心，便通过父母把这个意思转达给要藏。

要藏自然喜不自胜，立刻将鹤子放了出来，安置在一栋别院里。还给她置办了和服、头饰、日用品，各式各样稀罕的物品简直应有尽有。要藏对鹤子宠爱有加，整日整夜地泡在别院里，昼夜不停地爱抚她的肉体。

鹤子对此极为恐惧。据说要藏的情欲猛烈得近乎疯狂，普通女子断然接受不了。忍无可忍的鹤子多次试图逃跑，可是每次要藏都会发疯似的大闹一通，吓得村民们不知所措，跑到鹤子那里苦苦哀求。虽然极不情愿，鹤子终究不得不一次次回到要藏身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鹤子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要藏大喜

^①设置于 1886 年到 1941 年间，学制四年，1907 年定为两年。学生小学毕业后，如未考上中学，即可进入高等小学校学习。

过望，给孩子起名辰弥。人们都觉得，孩子也出生了，鹤子应该能安定下来了。可此后她仍旧抱着孩子一次次地离家出走。说起个中缘由，孩子出生后，要藏那激烈的情欲丝毫没有改变。不，准确地说，要藏固执地认为，既然为他生下了孩子，这个女人就完完全全属于他了。所以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折磨鹤子，极尽猖狂丑陋之态。

鹤子频繁出走，既是因为忍受不了要藏的折磨，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缘由。她的父母和村民们也是到了此时才渐渐察觉出来。

鹤子以前曾有过一个私订终身的爱人。那个青年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名叫龟井阳一。教师这个身份将两人的恋情隐藏得很好。龟井并不是这个村里的人，而是从外地调过来的。他对此地的地质很感兴趣，经常去钟乳洞探险。人们就此推测两人应该是在人迹罕至的钟乳洞深处幽会。

村里人口无遮拦，一旦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开始对辰弥的身世说三道四。

“那孩子不是田治见家老爷的种，是龟井老师的。”

在这小小的村子里，这样的流言飞语注定会传入要藏的耳朵。要藏的愤怒如烈火般燃烧起来。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要藏抓住鹤子的头发拳打脚踢，甚至扒光她的衣服，往她身上泼冷水。之前他对辰弥百般疼爱，现在竟然用烧得滚烫的火钳猛烫辰弥的后背和大腿。

如此下去孩子和自己都会被这个禽兽杀了！鹤子实在忍无可忍，便又抱起辰弥逃出了家。她在父母那里躲了两三天，可是听别人讲述了她走后要藏发怒的样子，她愈发害怕，便逃出家乡，跑到姬路的亲戚家里躲了起来。

鹤子出走后的四五天里，要藏终日喝得酩酊大醉，等待她归来。以前鹤子即便离家出走，不出两三天，她的父母或是村民代表就会前来道歉，并把她带回来。可是这次要藏等了五天直到十天，鹤子也没有回来。等待的焦躁让他渐渐变得狂乱起来。两位姑母和妻子都吓得不敢靠近，村里也没人敢来斡旋了。

就这样，要藏的疯狂终于爆发了。

那是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山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村里人家还

用着被炉。

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和不寻常的惨叫声惊醒。枪声不止一下，隔了一会儿又听到了第二枪、第三枪。惨叫声、呼喊声和求救声越来越大。人们想要探个究竟，纷纷走出家门，结果看见了一个装束甚是诡异的男人。

那人穿着一件立领西服，扎着绑腿，脚穿草鞋，额头上缠着白色的缠头巾。缠头巾上还绑着两只打开的棒状手电筒，就像头上长了两只发光的犄角。胸前也垂着一只发亮的松下牌手电筒，简直就像丑时参拜神社时挂的镜子一样。西装外面系着用整幅布捋成的腰带，上插一把日本刀，单手端着一支猎枪。村里人见状都吓得丢了魂，一动也动不了。就算没被吓呆，也在逃跑之前便被那人开枪击中，眨眼间倒在地上。

此人便是要藏。

这身装束的他先是一刀砍死了妻子，接着便发疯似的跑出了家门。他终究还是没能对姑母和孩子下手。可是，他却肆意屠杀无辜的村民，要么砍倒后扔到一旁，要么用猎枪狙击。

根据后来的调查，有一户人家听到敲门声，主人便不假思索地打开了大门，结果砰的一声中枪倒地。还有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刚刚睡下，要藏便把防雨窗撬开一寸大小的缝隙，塞进枪口，杀了新郎。被枪声惊醒的新娘逃到墙角，双手合十求饶，可是要藏仍砰的一声取了她的性命。后来，负责的官员赶到现场后，看见保持双手合十的姿势死去的年轻新娘，不由得洒下了眼泪。这位新娘是半个月之前刚刚从十里外的村子嫁到这里的，和要藏毫无瓜葛。

就这样，要藏一夜之间令整个村子陷入腥风血雨。天快亮时，他逃进了山里，恐怖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紧急通报发出后，从附近的町和村涌来了大批警察和报社记者。而此时，八墓村早已成为一片血海，到处都横着沾满鲜血的尸体。每一户家庭都传出濒死的呻吟声，还有一些尚未断气的伤者发出呼救声。

被要藏打成重伤和轻伤者不计其数，当场死亡的就有三十二人，实在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据说这在世界犯罪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不仅如此，逃进山里的重犯要藏一直下落不明。警察、消防队员和村里的年轻人组成的搜查队将附近的大山搜了个遍，就连钟乳洞也一个不落地深入洞底。搜查行动持续数月，没能找到要藏，但发现了许多他一直活着的证据。曾经有人发现牛被射杀了，而且肉被剃走了一些。（这个地方的牛冬天会被拴在牛棚里，到了春天则被放到山上吃野草，连着好几天优哉游哉地从这个山头走到那个山头，一不小心甚至会溜达到鸟取县。每过半个月或一个月，它们想吃盐了，便会恬不知耻地晃下山来，回到主人身边。）在那头死牛旁边，还留下了用火药点火烤肉的痕迹。

这件事说明，逃进山里的要藏丝毫无意自杀，反而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这再次将村民们打入新的恐怖深渊。

要藏的下落至今无人知晓。不管怎样，他已逃进山里二十多年，依常识判断，他根本不可能活那么久。然而，村里却有不少人一直在固执地否定这种说法。而认定要藏还活着的根据甚是可笑。

当时，被要藏当场杀死的是三十二人。三十二正好是八的倍数，即八墓明神的八块墓地分别要走了四份活祭品。若是要藏死了，祭品就会多出一份。不仅如此，赞同这个说法的人最后必定会加上这样一句：“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田治见的先祖庄左卫门是第一次，要藏算是第二次。如此看来，这样恐怖血腥的事件，迟早还会再发生一次。”

在八墓村，直到现在大人们还会这样吓唬哭闹的孩子：长着手电筒犄角的鬼要来了！孩子们听后，就会想起父母描述的那个魔鬼的样子：白色缠头巾上绑着两只发光的手电筒，胸前垂着一只松下牌手电筒，整幅布捋成的腰带上插着一把日本刀，单手端着一把猎枪。于是孩子们立刻吓得停止了哭泣。这是至今仍残留在八墓村人心中的噩梦。

那些与要藏发疯有着直接关系的人又怎样了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被要藏杀害或打伤的人全都是和鹤子无关的人，相关之人却大抵都躲过了。

教师龟井阳一理应是要藏最为憎恨的人。当晚他去找邻村的和尚下围棋，命大地躲过了一劫。可是，或许是顾及村民的想法，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便远远离开村子，调到其他学校去了。

至于鹤子的父母，他们一听到屋外的骚动声，便料想一定出事了，于是逃到后院的草棚里躲了起来，也毫发未伤。

而引起这场骚动的罪魁祸首——鹤子母子，前文已述，二人逃往姬路的亲戚那里躲避风声，自然也安然无恙。

事件发生后，她曾被警察叫回村里，在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然而村民对她实在是恨之入骨。如果她能一直老实地哄要藏高兴，我们怎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失去了父母、伴侣或孩子的人心中的憎恨之情着实无法释怀。

这样的恨意让鹤子如坐针毡，再加上人们怀疑要藏可能还活着，她无法忍受整日活在恐惧里，不久便抱着已经两岁的儿子逃出了村子，从此音讯全无。

就这样，二十六年过去了，到了昭和^①二十×年。就像那位老人曾经说过的：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八墓村又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杀人事件。而且这次的事件和前两次不同，拖拖拉拉，接连不断，莫名其妙。八墓村又陷入了一种无法言说、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

言归正传。开场白太过冗长了，下面就让我们揭开故事的序幕。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事先声明：诸位读者即将读到的，是由一位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士所写。至于我是怎样拿到了他的亲手记录，因为与故事无关，请允许我略去不谈。

^①日本昭和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26年到1989年。

第一章 寻人

从八墓村回来已经八个月，我的身心终于恢复了平静。

我坐在位于神户西郊小山丘上的新书斋里，一边欣赏如诗如画的淡路岛美景，一边静静地抽烟，心中却在感叹：我竟然能够活着回来！这是一种无比神奇的感觉。小说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由于极度恐惧，一夜白头。现在，我拿起桌上的镜子照了照，虽然没发现白发明显增多，可是仍旧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我所经历的事情是如此恐怖。事后再来回想，当时无论我做出怎样的选择，似乎都是死路一条。

而现在，我不仅平安无事地活着，而且过上了比以前更幸福——不，应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幸福生活。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一个叫作金田一耕助的人。若不是那位头发蓬乱、其貌不扬、语速缓慢、身材矮小的神奇侦探，我早已性命不保了。

金田一耕助曾对我说过一番话。当时事件已经解决，我正要离开八墓村。

“像你这般身处如此险境的人实在很少见。如果我是你，一定会把这三个月的经历写下来，留作终生的纪念。”

我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越快越好，在忘记之前，把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我还会在文章中颂扬您的功绩。因为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能够报答您的方式了。”

我原本想尽快履行这一承诺，可经历的事情太过恐怖，身心都因此

疲惫不堪，再加上我本就不习惯写文章，实在是觉得麻烦，所以一直拖到今日才兑现。

所幸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最近不怎么做噩梦了，身体状态很好。虽说现在仍然对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信心，但我倒也没打算写小说，只要把自己的遭遇如实记录下来就好。这是在汇报事实，是关于事实的陈述。或许事实的离奇恐怖程度多少能够挽救我拙劣的文笔吧。

八墓村——哦！即便只是想起这个名字，我依然战栗不已。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村庄！而那又是一起多么恐怖的事件！

八墓村——直到去年，长到二十七岁为止，我压根就不知道世上竟然还存在着名字如此诡异的村庄。我又怎能知道，自己竟然和这个村庄有重大关联？我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出生于冈山县，至于是在哪一个町、哪一个村，我就知道了，也从来没想过要去了解。

自记事起，我就在神户长大，对乡下没有半点兴趣。母亲也说我们家在乡下没有亲戚，似乎总在努力避免提起老家的事。

啊！我的母亲！直到现在，当我闭上眼睛，眼前还能清晰浮现出在我七岁时去世的母亲的面容。就像所有幼年丧母的男孩一样，我也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母亲身材娇小，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仿佛缩小了一号。她的脸很小，五官也很秀气，长得端庄而精致，就像美丽的玩偶。她的手和幼时的我的手差不多大。母亲就是用这双小小的手，一刻不停地帮别人做针线活。母亲始终是一副沉默的样子，极少说话，更不怎么外出。可是，一旦她开口，那柔和的冈山方言就会像音乐一般在我耳边响起，令人惬意。

那个时候，有一件事一直折磨着我幼小的心灵，安静温和的母亲不知为何会在深夜里被某种可怕的疾病侵袭而发作。静静安睡的她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舌头因恐惧而痉挛，以很快的语速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不一会儿便猛地趴在枕头上号啕大哭起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每当此时，被母亲惊醒的我和继父便会从左右两边呼唤她的名字，摇晃她的身体。可即便如此，她也很难冷静下来。她总是拼命地哭泣，直到

筋疲力尽才倒在继父的臂弯里，像个孩子一样哽咽着睡去。继父会整夜抱着母亲，轻轻地抚摸她的背……

直到现在才明白母亲发病的原因。可怜的母亲，原来她有如此可怕的去，那么她时常会因可怕的噩梦而发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不禁对继父充满感激之情。后来，我因与他意见不合而离家出走，终未和解。这是我心中极大的遗憾。

我的继父名叫寺田虎造，是神户造船厂的工头。他足足大母亲十五岁，身材魁梧，脸膛发红，乍一看长得十分吓人。现在想来，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男子汉。我至今也不知道母亲和他是怎样结识的，他对母亲堪称百般呵护，对我也很是疼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继父。户口名簿上也清楚地写着我是他的孩子，直到现在我的名字仍是寺田辰弥。

当初我唯一觉得奇怪的是，在我随身携带的护身符袋中有脐带出生证明，上面写着我是大正十一年出生，可是户籍上却写着大正十二年出生。所以今年我实际上已经二十九岁了，可是在世人面前却还是二十八岁。

这些暂且不说，前文已述，我的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去世了。从那时起，我前半生真正的幸福便戛然而止，但随后的生活也并非十分凄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继父娶了一位新妻子。这个女人和母亲不同，是个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毫无心机的人，继父又心胸宽广，所以后来他们一直照顾我，供我从小学读到了商业学校。

可是，不管怎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之间，总归缺了点什么。就好像乍一看没什么区别的饭菜，尝了以后才发现缺少了某种关键的调味料。再加上继母接二连三地生孩子，虽说她还不至于把我当作累赘，不过渐渐也对我有些疏远了。尽管这不是直接原因，但我从商业学校毕业的那一年，同继父大吵了一架，就此离开了家，投奔朋友。

自那以后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了。就像当时所有身体健康的青年一样，我在二十一岁那年应征入伍。很快被派往南方，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于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复员。

我回到了神户，震惊地发现整座城市都已烧得面目全非。继父的家

也被烧毁了，虽说我们曾经发生过冲突，可他毕竟是我此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也下落不明。我打听到的消息称，造船厂被炸时，继父被炸弹碎片击中身亡。更糟糕的是，上战场之前我就职的商社破产了，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营业。

我彻底走投无路了。幸运的是，在我学生时代结交的朋友当中有一个热心人，他帮我介绍了一家化妆品公司。这家公司业绩平平，但也没到做不下去的地步，所以这两年来我至少还能维持生活。

若是没有那件事，现在我应该还过着苦闷而平凡的日子。可是，突然之间，那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犹如一点朱红滴在了我灰色的人生上。从此我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眩晕的奇异冒险，踏入了足以冻结人鲜血的恐怖世界。

一切都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去年即昭和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那一天。九点左右，我来到公司，很快就被科长叫去了。科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问道：“寺田君，你是不是没听今早的广播？”

我回答“是的”，结果他追问：“你的名字是辰弥，你父亲的名字叫虎造，没错吧？”

我心中纳闷得很，今天早晨的广播和我的名字、继父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但我还是答道：“是。”

“看来没错了。寺田君，广播里有人在找你呢。”

我很吃惊。根据科长的转述，今早广播在寻人时段播放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如果有人知道寺田虎造的长子寺田辰弥的下落，请联系下面的机构。如果寺田辰弥听到了这段广播，请亲自来一趟。

“我把地址给抄下来了，就是这个。会是什么人在找你？你心中可有眉目？”

科长的笔记本上写着“北长狭大街三丁目日东大厦四层谏访律师事务所”。

看着这行字，我心中涌起一股奇特的感觉。如前所述，我的身世与孤儿无异。遭受战火而失散的继母和弟妹们或许还在某个地方生活着，

不过他们应该不至于特意拜托律师通过广播寻找我的下落。如果继父还活着，也许会可怜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四处找我。可他已经过世了。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来找我。

我被这种奇特的感觉冲昏了头，正在发呆，只听科长说：“不管怎样，还是去看看吧。既然有人找你，不能置之不理嘛。”

科长在给我打气。他又补充道，上午放你半天假，赶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想来他也是偶然间听到了广播，所以很是好奇吧。

我有些恍惚，又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最后我还是听从科长的建议，当即从公司出发了，一路上既期待又不安。不到半个小时，我便抵达了諏访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屋子里与諏访律师面对面坐了下来。

“啊！看来广播这个东西真是管用，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应了。”

諏访律师皮肤白皙，胖墩墩的，看起来像个好人。我顿时安心不少。我常常在小说里读到那些缺德律师的劣迹，所以来的路上一直担心自己被当成了某种诈骗的工具。

諏访律师大致询问了继父的事情和我的经历，然后说道：“那么，寺田虎造先生是您的生父吗？”

“不是。实际上他不是我的生父，我是母亲再婚时带来的孩子。母亲已经在我七岁那年过世了……”

“哦。关于这件事，您从前就知道吗？”

“不。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父亲。应该是在母亲去世前后，我才知道真相，现在已有些记不清楚了……”

“那么，您可知道您生父的名字？”

“不，不知道。”

这时我才意识到，找我的人或许是我的生父。想到这儿，我的心跳顿时加速了。

“您已过世的母亲，还有您的继父，他们都没提过您生父的名字吗？”

“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想来，从当时继父爱母亲的方式来看，他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